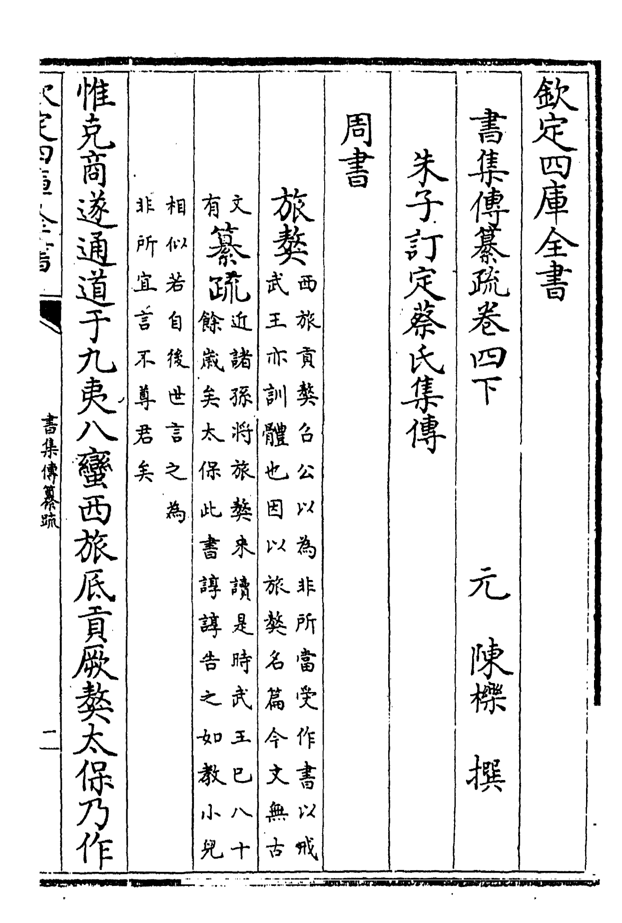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書集傳纂疏卷四下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元　陳櫟　撰

周書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案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于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纂疏舉夷蠻以見其餘也

予欲居九夷東方夷有九種八蠻今猶云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召地在岐邦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張氏曰當未克商王未必受此既克商于此受而不却王心亦少懈矣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林氏曰公恐四夷聞之將爭以珍奇進也○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

毫之失後世便有丘山之害此于王業已成則為謹終于示後嗣則為謹始以此為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穆王者○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狂遠矣而根于一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于此始陸梢折綿而一陽生暑于此萌諫于微則為力易待其著則難矣○踏丑略反趍遠不暇以次也曰

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盖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纂疏 唐孔氏以器用為一或謂羽毛齒革等器也牛馬犬鮑等用也○愚謂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向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致貢物惟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則非當獻亦非當受一受之則怠荒之心生而慎德之初

意失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纂疏展審視也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有人君之德則所錫予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唐孔氏曰有德無德之王以物賜人一也不改易其物而貴賤異○王氏曰人以王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德其物○陳氏經曰予異姓同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于九鼎○林氏曰獒之為物小不可為服食

大不可為器用跡不可昭德于異姓親不可屈親于同姓○呂氏曰聖人公天下為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中文理容祭自親及疎非無等差待同姓必厚于待異姓非如墨氏無愛也○蘇氏曰展布親親之恩○愚謂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所致若異物適足彰君之不德耳物皆德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即君之德也易字去聲為明展親蘇說為優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纂疏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

秉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矣○愚謂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廹勉強用力耳安能得其盡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為盡其力須玩味人與其字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于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纂疏王氏炎曰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視聽百度正矣心不能為主宰而為耳目所役則物交物而為所引百度何由而正○陳氏大猷曰受獒是役于耳目之所玩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則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纂疏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勝剛故喪志○愚謂喪志則亦必喪德未有溺志于物而可修德者受獒即玩物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

道而寧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受獒則志動于物非以道寧矣獻獒必甘言求納亦必有言其可納者公言不當受乃逆耳之言以道揆之則知所從違矣○呂氏曰既言玩好之害又言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知言内外交養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纂疏 陳氏經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林氏曰漢文却千里馬光武以駕鼓車三代

後能行名公之言二君是也虞寶璧乘故視宮之奇為路人齊寶四臣故視照乘之珠為土苴○唐孔氏曰晉惠乘小駟旋濘見獲馬非土性故也趙簡子問王孫圉楚白珩在乎對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也白珩先王所玩何寶馬知所寶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小物易庸行受獒雖小節所損甚大○林氏曰孔子為山之譬蓋本諸此○張氏曰受獒是一簣之虧也○愚謂武王治定功成如此或受一獒遂累大德而虧成功實深可惜此篇始以慎言終以勤言必無一息不勤始為慎德之至夙夜罔或不勤體天之行健而自强不息也一受獒是怠忽而勤息矣豈所以慎德哉

允

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于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纂疏王氏日休曰茲謂此一篇之言謂誠能行此言也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

王迎歸之事也纂疏金縢之作在周公東征歸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末故敘之于此○鄭氏曰藏書匱緘縢以金凡藏秘書皆然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纂疏蘇氏曰弗豫猶言不懌○陳梅叟曰成王時生纔五年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名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于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纂疏陳氏大猷曰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愚案共卜之訓恐未當證以昭穆有幽陰深遠之意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

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盖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發凡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于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于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

纂疏

孔氏曰公自以請命為己事○鄭氏曰植古置字置璧于三王之壇以禮神秉珪公自執桓圭也○林氏曰古者有事祖考當夫無廟與不得入廟則為壇以祭祀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

為壇也○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伊川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也册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責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説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于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案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

故卒得命于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于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

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死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纂疏

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神說有丕子之責于天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藝能事鬼神武王不若我不能事鬼神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伊川却疑公不應自說多材藝他止要代武王之死耳○以身代武王此為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問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曰聖人

為之亦須有此理○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欲得其子服事于彼則我多材藝可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林氏曰冊祝如今祝版自惟爾元孫某至屏壁與珪即冊上所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史代以某周人以諱事神諱名始于周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丕子元長丕大也皆指武王○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大位者姦之窺危病者邪之伺興時三監之叛周公之先見微矣○愚謂元孫不若旦非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代其死故如此言命于元龜如云令龜歸俟爾命待死而璧珪所以事神也夫死生有命乃以死為可代世多疑之當此時王業未固使武王死變故不可勝言後來王崩于定商八年後三監武庚之變尚爾況方克商二年乎公忠誠懇切欲代兄死以紓危急蓋以武王一身宗社生民之身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乃為先王禱為天下禱為萬世社稷禱也至聖至誠卒感通于先王而轉移乎造化烏可謂無此理哉

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故疑于天之下有缺文若依語錄用晁說則二句文意渙然矣仁若考謂仁順祖考則不若旦却如何訓謂巳仁如父元孫材藝不如旦文理甚明以數為布文德亦恐無文德意何不只云數廣佑助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筮之書乃并是吉

纂疏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林氏曰習與習坎之習同猶亦曰卜不習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纂疏

謝氏曰體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然證以詩語若看兆體上下可通言之○愚案茲攸俟上下疑有缺誤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案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則納冊于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纂疏 林氏曰請代武王死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

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揺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纂疏

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羣弟流言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于劉隗刁協爾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于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

亦盡其忠誠而已矣纂疏孔氏曰辟法也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告先王○呂氏曰舜之封象所以為至仁周公以法法三叔所以為大義○張氏行成曰仁人之于兄弟有怨于身則不宿獲罪于天下則必誅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纂疏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之理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鄭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陳少南于經旨多疎略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荅徐元聘○罪人斯得此處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留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則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

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荅何叔京○銖問弗辟馬鄭音避謂管蔡流言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以待成王之察及王遭風雷啓書迎公來返乃攝政始東征罪人斯得王得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誅管蔡與伊尹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此辟字與致辟之辟同安得以為避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王終不悟小人得乘間而入禍可勝言哉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至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必避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公豈為之哉荅曰辟字當從古註說○與蔡沉帖曰弗辟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書亦辨此條一時荅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

不如此又王方疑公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王亦未必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子禹避舜子自是合如此或又謂成王疑公故公居東不幸王終不悟不知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唐孔氏曰居東不言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詩言三年謂初去及來凡經三年也書云二年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也○張氏曰罪人之得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三年初不相妨○呂氏曰是時內則少主疑惑外則四國倡亂公何恃而敢出征二年蓋十亂尚有如二公者為太師太保而在內可以委付調護鎮定于其間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左右變不旋踵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纂疏呂氏曰王

誚公而未敢未敢即悔過之根本也○愚案我之弗辟宜朱子初主孔注甚力後改從鄭說特與九峯言之固其用師說而不敢違也然深思廣證之從孔注甚正大從鄭說實迂晦以經證經蔡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接流言下與此之弗辟接流言于國下一也在彼可以致辟為刑辟在此何不可乎如曰乃辟罔攸辟爾惟勿辟只一辟字便是施刑何待致字而後明我不致辟于彼則無以告先王辭甚明白使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我先王不當避之將何以告先王乎有辟字在上則居東便是也駐以東征矣作鴟鴞詩云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也首尾關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如人居艱喪三年實不過再期大祥豈必整三三十六月方為三年乎朱子與蔡帖引避堯舜子為證與此大不同惜當時無再條此等意以質之文公者耳○碧梧馬氏曰經云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是東征而後得罪人也若是閒坐何以得罪人蔡氏知其未通以為得流言所自此強為說耳經直云罪人斯得初無他委曲今欲曲成鄭說乃為此迂回之語或謂伐柯諸篇言公歸公歸不避何以言歸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後公遲遲未歸大夫以朝廷不知所以還公之道而作是詩也合詩書比而觀之定從孔氏刑辟之說其庶幾乎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案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

懷流言之罪遂留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册祝之文二公盖不知也諸史百執事盖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纂疏愚謂強分公命為句于勿字竟說不通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册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

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國家禮亦宜也案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纂疏馬融本新逆作親迎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案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纂疏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咤異○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況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郊

公至郊迎之耳孔氏以為郊天誤矣又謂木有偃拔起而立之亦非凡木為木所仆可起者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禾也○愚謂王未知公天為之雷風偃禾既知公天為之反風起禾感應速如影響天不在君心外也○林氏曰自公居東而下事迹皆在大誥後然實與公請死之事相終始故併載于此○董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于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于周公公負謗而不遑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于項籍而大風為之揚沙光武窘于王郎而河氷為之自合庸非天乎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

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誥諭之也

纂疏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悖禮苟且為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卻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也當初紂暴虐天下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

奉天下之心以誅紂于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于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所由生也蓋始于苦紂之暴而不欲其亡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陳氏經曰使三叔監殷不如舜之封象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愚案傳避位之說蓋以照應金縢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巳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纂疏王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數演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其意如此○書中弗弔只如字解者欲訓弔為至故音的非也其意只如詩中不弔昊天耳○林氏曰公雖攝政而成王在上故必稱

王命以告猷發語辭若二典之洛夏書之嗟意周時發語辭變而為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越及也○孔氏曰猷道也○陳氏經曰如今人誥諭人多先言我說道理與汝也○○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何必誥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禍恐亂之羣引不止此所以大誥諭之人心定則變無由生也○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馬融讀不少延為句○董氏曰幼謂年少沖童也○陳氏大猷曰格知知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命故先譏言已不知天命也○王氏安石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愚案朱子所以取荆公者在此此可為解盤誥諸篇之法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承上語詞已而有

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賁飾也敷布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闡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矣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纂疏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也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注家所及○葉氏曰禮天子在喪稱予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大猷曰曰渡曰涉渡訖曰濟○夏氏曰敷布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于此不忘前人之大功也○真氏曰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閉也王者之威聽乎天耳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是也○愚謂若涉淵水畏之之深也往求攸濟濟之之道也知懼自強二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賁敷前人是不能繼志述事而忘

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罪而閉天威是不能奉行天討而忘上天之大命也威用為句無意味用字幾為長辭以屬下句方有着落用者用世傳之龜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纂疏葉氏曰武王克殷安天下故曰寧王自成王而稱之曰寧考縣言之曰寧人以其在前曰前寧人皆稱武王也○呂氏曰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此一篇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為言○林氏曰天之吉凶示

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所以即之而受命也○薛氏曰即命與即命于元龜同意○蘇氏曰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也及是三監果動○史氏浙曰文武成三世大事三以卜決文王得太公以造周武王伐商朕夢協朕卜以興周成王東征賴朕卜并吉以定周三卜所係如此宜大龜世守以為寶也○愚案曰字孔氏以為語更端不若以曰為龜告之辭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注云四國作大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于國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厚誕大

叙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纂疏呂氏曰反鄙之鄙如子產曰鄭鄙邑也

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案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于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纂疏

孔氏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佐我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林氏曰民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征民獻與黎獻同欒武子以三卿為主亦此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雖衆皆不知天者也知天之十獻為主可謂衆矣惜

十夫名氏不傳耳○楊氏曰惟至誠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時人心危疑惟公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簪之謂也○愚謂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誥天下盖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著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人中之著龜也此章言東征必行惟決之賢與卜二者乃一篇大綱領也十夫馬融以為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得稱十夫敉寧武圖功單以武字稱武王未見其例以武為繼亦恐未然并吉用鄭氏三龜并吉之說似未為穩不過如乃并是吉之并民獻知其吉而卜并吉也釋此一節孔氏為優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

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適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纂疏愚案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據蔡氏則以小子為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為父老所敬事者據諸說則以小子為成王自言接上文說來謂是在王之宮邦君之室及我小子之身當考成其翼敬以自反而已不可征也二說皆未為的當此考翼不可征與下文厥考翼其肯曰兩考翼能一樣說而皆通乃可耳大抵周誥聱牙又多訛缺不可強通姑解其大略而缺此等處

可也他倣此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于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于爾邦君于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于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纂疏 愚謂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投我以艱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為不義大矣已予惟小子

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其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纂疏

呂氏曰天之明亦威畏乃所以輔成我大業如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威之所以輔之也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强處即所以畏天命○愚案小邦不必言百里此非文王也天明畏與皐謨同亦與紹天明不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

棐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棐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察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纂疏

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唐孔氏曰三節文辭略同義不甚異○林氏曰武庚之叛是天閟塞之而欲其棐慎蓋將使我操心危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于疾疾中正我戡定禍亂以成武功之所也天所以輔我以我諄諄化誨皆忱誠之辭非矯偽○誣天也考于民而可見民獻予翼民翼則天棐可見矣○許氏月卿曰朱子謂棐匪通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陳氏大猷曰圖事以所行言圖功以所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諭之耳○愚案以寧王寧人為文王固非以前寧人為武王舊臣亦未穩玩文意

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為武王棐忱辭許氏說甚明順且不背朱子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盖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于

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隆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纂疏蘇氏曰如我昔者本意則已往矣其遲至今者言艱而曰思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令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于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纂疏此段王氏張氏林氏皆云當闕疑○真氏曰養如養寇之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人伐吾子尚可言也以友愛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且勸我弗救乎友指三監本吾所親愛一旦至此孟子所謂涕泣道之者也伐厥子如詩既取我子民謂當時異論者實指

邦君御事而託之民也若兄考指武王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友謂管蔡子謂成王兄考之子也管叛周是伐兄考之子也兄考之子爲友所伐爾民乃欲養禍而勸以弗救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廹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

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寀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佐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于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爲亂臣又何疑哉

纂疏

陳氏曰肆伐也詩是伐是肆肆陳也勸令陳力一說數陳辭意欲其聽也○孔氏曰十人謂民獻十夫○愚謂奭明國事實由哲人奭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即十夫所謂奭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深知帝命及天之匪忱爾于常時尚不敢變易天命討之法矧今天降戾鄰胥伐骨月相仇事勢危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豈不明順蔡氏必以十人爲十亂費辭辨之自奭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

林氏引王莽大誥肆哉顔注肆

應周公十亂之一決不應自言之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盖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盖如此案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

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纂疏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陳氏曰天喪殷若農夫治田去其稂莠絕其本根勿使有遺種方為終其事武庚叛而不討是不終朕畝也○袁氏曰武王創業普天皆王土今當率循武王有指意之疆土使人得以僭竊而不全有其所覆豈寧王之指意乎○真氏曰此章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日所有疆土皆前人所區畫我可不率其舊如韓文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下言今卜并吉是實天命我所不可違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于卜也卜陳惟若茲誥卜亦不能外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本不專恃于卜也○董氏鼎曰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周之東征也民獻于翼而卜又并吉參人以天證天以人蓋如此○余氏芑錄曰寧考寧王寧人前寧人一意○篇末休于前寧人寧人有指疆土文意尤明○愚案予永念曰只當至卜陳惟若茲合為一章我深思言天喪殷若穡夫之除草我曷敢不終朕畝乎天亦惟休命于武王我亦何待窮極于卜敢不惟天是從以率循武王指畫之疆土乎況今卜又并吉乎意謂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況今卜又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決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此總陳前諸章之意而結之以哲人與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于東征也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武王下車

接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非至此始封之也凡策命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乃命諸王邦之蔡此篇初無此等語史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微雖歸周而未嘗臣周○陳氏經曰當武庚叛後殷餘民猶思商以微子之賢處疑忌之地而命之之辭如此聖人寬大公平之用心也○王氏炎曰紂之後可絶湯之祀不可絶○愚謂殺武庚始命微子奉湯祀蓋紂以嫡子立武庚紂子實大宗子微子支子耳武庚在為殷後奉湯祀宗子責也微子不得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纂疏張氏曰本湯言之曰崇德

自微子言之曰象賢○王氏炎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用其舊儀○呂氏曰象非正訓似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先代典禮者蓋以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先代禮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乎孔子歎文獻不足與商頌僅得十二之五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愚謂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為一篇之綱領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為之修禮物作賓亦稽古典也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皆古人所已行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于既往與國永世二句所以期之于方來又象賢之賢獻也禮物文也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所以能修禮物以有微子之賢也孔子時宋不足徵文之不足猶獻之不足也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故尤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于武庚今日得之于微子所以下文深取其踐修厥猷恪慎孝恭有此賢德上可象湯德以繼前聖下

可修禮物以俟後聖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

纂疏呂氏曰齊聖廣淵不可分當于一也齊如中庸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即溥博淵泉也湯之寬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聖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耳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關闢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文意也此崇德之意此識湯德之全體○愚謂齊誠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

闓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闓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纂疏唐孔氏曰左氏王命管仲曰謂篤不忘即曰篤不忘意○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曰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葉氏曰周制三公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陳氏經曰鎬在西故以宋為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

有周無斁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庶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逆用于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于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實乎

纂疏孔氏曰謹汝祖服命數○陳氏大猷曰服猶被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武庚以畔黜微子命微子于常情于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體當如此○蘇氏曰武庚叛餘以新造之周侯前代未盡亡之賢子則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隄防之具宜悉也乃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

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胡可及也○呂氏曰啟武庚義也封微子仁也○真氏曰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心于此可見聖人之心矣○愚謂慎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享明乃服命謂所服受之命令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非禮制為說而林氏祖述發揮之意深論奇然非此章本然之文意也必於此以為防其僭擬則于康誥後何以訓之乎此既言之勿替朕命又申言結之實皆指此篇誥命耳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案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于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

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朂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兹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纂疏胡氏

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寡兄如今人稱劣兄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真氏讀書記載康誥首注云此篇胡氏以為武王之書朱子從之而蔡氏所辨尤力今姑從先儒之說以為周公書更當博攷○愚案朱子之說五峯唱之九峯和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真氏因仍阿合之說非事理之實不謂西山而有此也○孔氏曰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子孫而并邶鄘地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纂疏唐孔氏曰五服男居其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林氏曰周九服會洛邑者惟內五服蠻夷鎮藩不與○葉氏曰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曰士春秋傳曰晉士起是也○潘氏曰勤猶杕杜以勤歸之勤洪大也經言役者多○王氏安石於此章無解○愚謂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而趨事也大和會人心本自和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敷宣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也以召誥敘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乙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

諸侯丕作名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左氏昭二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云云以令役于諸侯用書誥治意亦類此參以名誥曰月胎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于此全不相應其為洛誥脫簡章章明甚諸家阿附牽強解之今不取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纂疏吳氏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幼者以稱小子故武王周公康叔皆太姒之子安得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貴命卑賤雖長老者亦呼以小子表見相親愛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

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 纂疏林氏曰此篇多及刑罰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者寀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故并告以詰姦刑暴事其曰外事外正以外言者治殷民于衛也以衛為外則王朝司寇內事也故于刑罰為詳○陳氏大猷曰治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于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鰥寡人所易忽也于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

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於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攷矣

纂疏 庸庸至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用杜撰如今更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仁民也庸庸使能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是是非非使

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愚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土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忽也○愚謂或訓戎為兵為冠皆未當詩念茲戎功戎大也諸家泥周公命康叔之說者謂公呼武王為寡有之兄言其德不羣也曲辭巧說豈事理各稱之實乎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略只以一朂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略乎且朂字惟自謙乃可言耳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令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

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别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吕氏曰康叔歴求聖賢問學至于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纂疏林氏曰難求老成法往古又當弘于天名誥則無遺壽耇具稽我古人之德又能稽謀自天即此意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

恫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瘝痛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纂疏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問惠不惠懋不懋曰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一說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夏氏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恫瘝乃身敬哉下文即當敬之事○呂氏曰侯爾非富貴之乃委痛病于汝身耳上則天難忱下則民難保非恫瘝乃身乎○孔氏曰怨不在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當使不順

者順不勉者勉○林氏曰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足以致怨必順于人而勉于已怨庶可弭○吳氏曰惠鮮鰥寡惠所不惠也克勤小物懋所不懋也如是則可無怨○張氏曰惠所不必惠無所不惠矣懋所不必懋無所不懋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纂疏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所以感動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提撕警發之則下民觀聽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林氏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莫不欲壽則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

所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陳氏大猷曰殷民者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愚案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大學傳引康誥曰克明德即截上文克明德慎罰一句上三字引作新民即此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于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于康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釋應保之應為和未穩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

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纂疏 愚謂小罪不可不殺小罪怙終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禮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正以不典者敗倫紀亂綱常之事也宜於不典二字味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明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而勉于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纂疏 張氏曰刑罰足以制人之形不足以服人之心

必不柰刑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勑懋而且和也○林氏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于中心之誠然蓋人有疾欲去之有赤子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舉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非仁矣○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民如保已之赤子則愛護無不至民必康且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愚謂三言惟民其必加以後之二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勑懋和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纂疏

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須改其句非汝封刑人殺人

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又曰非汝封劓刵人則無或敢有劓刵人者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蘇氏破句讀之誤矣蘇氏以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為句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意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案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于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纂疏陳氏大猷曰上章蓋言用刑此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梱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汝陳列是掌臬法之有司當師此殷罰之有倫序者衛居殷墟殷法乃殷民所安也○愚案左氏

定四年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為王卿明矣為司寇與即衛封兩不相妨往來朝廷邦國之間何往不可況衛事自有衛之有司如外庶子外正者付之陳列之法司身為司寇甚便呂陳內事外事之說甚當蔡氏疑之乃添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一句今正闕成王封康叔之說乃自為反覆何也封以殷墟姑用殷罰乃與新國之民相安正是武王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天下已定法制通行何以師用殷罰為哉味師殷罰有倫句愈見得此為武王命康叔之辭司字屬下句未順 又曰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纂疏 唐孔氏曰要囚取要辭于囚○陳氏大猷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

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蘇氏曰服念為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時而終無生道乃可殺○林氏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日一覆奏正得康誥之意○愚案歐陽公瀧岡墓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每為囚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正合此意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于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于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

情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以不中也可不戒哉

纂疏 陳氏大猷曰罰獨言則兼刑殺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夏氏曰不可使法司觀望于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愚謂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即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

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陳氏大猷曰此一節上下疑有缺文

○愚案此段實與上文不貫缺之是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罔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而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

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纂疏蔡氏元度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及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及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林氏曰弔讀如弔閔之弔閔其悖人倫也○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蓋殷罰常行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武維持綱常而作罰刑如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愚謂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而後方嚴齊民之刑也此章孔註甚明蔡傳從之

不率大戛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啟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啟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乎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纂疏孔氏曰戛常也

民不率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呂氏曰然叔不以身率之則亦大憂憂乎其難哉真氏曰呂說似得之與下段相應蓋憂者二物相擊之謂○或曰憂擊也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憂擊以痛懲也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愚案不率大憂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孔訓憂為常固非訓為法亦未見所本後一說庶幾焉然此句合缺之○林氏曰況汝衛國之臣如庶子者與衆官之長及諸小臣皆當分別善惡以播敷教化而造成斯民善譽始無曠職苟不念此不用此以病其君是乃長于為惡朕亦將惡之矣率殺宗法殺之也○王氏日休曰前言由文王罰刑此言由茲義率殺其即文王之義刑義殺乎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

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纂疏林氏曰不能厥家人越厥云云如左傳不能其大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纂疏林氏曰典者天叙之典即父子兄弟之常道敬典敬敷五教也裕民即在寛也○愚謂前言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兩言乃裕又何其寛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三節

疑有錯簡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于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纂疏

林氏曰我今其惟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康乂民者作起而求之求如敏以求之之求○真氏曰欲導民于吉康其何以哉惟于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殷先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導以仁義而民趨于仁義導以孝弟而民趨于孝弟此所謂迪吉康也政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政合教化而言

後之政雖教化而言○愚案作求真廣林說為優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纂疏

愚謂此章之意謂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協同民之未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為有罪況

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逭天之罰烝可乎典惟與典惟民疑當時語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篇語言多不可強解而解者欠明反益甚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毋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纂疏陳氏經曰用非謀非常皆致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于非謀非彝矣○陳氏大猷曰大法古人之敏德如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悠悠故以敏德言又恐其欲速故以安汝心言安則恐其警省不至故又以回顧汝德言顧又恐其察慮太迫故又

以宏遠汝謀寬裕安民言民必不瑕絶汝矣○真氏曰為善未至于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用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絶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畀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纂疏 爾雅肆今也○董氏曰肆語辭如肆徂肆往皆語辭也○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絶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誥命高乃聽猶曰尊所聞○蘇氏曰告以文考先哲王所聽豈為不高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纂疏 李氏杞曰

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致敬之道乃脩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于此○愚謂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于敬五典耳勿替所當敬之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克則殄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而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末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乃能敬聽而力行焉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

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乃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案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

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纂疏　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得揚子雲亦不曾見○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愚謂此篇初以酬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為康叔言但責之康叔使明戒酒之命于國人後方名呼康叔以丁寧之末云矧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康叔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纂疏　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沬字沬水名因水名地○愚謂大命即下文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告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文王為西伯故得告毖庶邦云纂疏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所使也○林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所以降命之本意矣○愚謂昭穆之穆與左傳合此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考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昭字將何以訓之邪傳首四十字可刪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

是亦天爾其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纂疏 朱子謂南軒張氏酒誥解天降命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其說曰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喪身失德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茹蔬果吾儒則不至于暴殄而已衣物至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昭然矣譬之水焉釋氏惡泥沙之濁而窒以土不知土之既窒則無水可飲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

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為酒所困即天之降威也○林氏曰酒人所為人以酒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為天降威蓋古人于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天天雖高高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為孰非天之所為哉○陳氏曰朝夕曰之下文王誥庶邦庶士之辯○史氏漸曰衛人服酒誥之訓何其能世守于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時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自戒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以此禁防傳為子孫法焉○愚謂天降命與天降威相對說酒初意本為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于酒能于祭祀而知其本于降命之天又能于燕飲而凜然知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于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纂疏陳氏大猷曰此文王又告教庶邦庶士之小子○林氏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陳氏曰有正者有正人之官以治之有事民各有業也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惟祀飲福受胙也○愚謂以德將之不至于醉天理足以制人欲也及亂而無喪威儀無德以將之故耳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

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纂疏　薛氏曰縻敎為酒非發土物也○呂氏曰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時縱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止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合為一以一體視之○真氏曰惟土物是愛故其心臧一消于酒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孫者亦各聰聽祖考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故于小大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為小焉以謹酒為小德則湎酒亦小過乎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

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工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纂疏孔氏曰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王氏曰肇者既種黍稷始牽車牛也民以農為本賈為末○真氏曰此土之民久染沉酗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于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于理為長○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此從教之致用酒者教至于斷人情則不行所以開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余氏曰惟天不畀純侵戎我國家純皆純字絕句此乃以純

字屬下句何邪○葵初王氏布旦曰肇訓敏不如從孔氏只訓始肇修肇造皆然○愚案訓純為大亦不如從孔氏訓為一此以下武王迪教妹土之民與臣及康叔也何以見其用心之純以先藝黍稷後遠服賈無非續其股肱之力而其用心惟在于事考長養父母未嘗分心于他適也先用心于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見急于務本而不急于逐末亦風俗之厚也服田者務本固惟以孝養為心服賈者易逐末亦惟以孝養為心尚奚暇于縱酒哉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上之臣也伯長也曰君

于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内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于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晏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案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脩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廹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纂疏

孔氏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能稽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食于祖考矣○王氏曰非耆老不敢醉飽○陳氏大猷曰惟君上下疑有缺文○林氏曰大能進德至于耆老則爾得以飲食醉飽蓋先王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几以致其醉飽耳作

而稽于中德未嘗過差則庶幾能進饋食于祖考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為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哉○呂氏曰閑人飲酒之門不過奉親養老祭祀三節皆自其良心發見處閑之也○陳氏經曰中者無過之謂無故而縱飲與絶人飲皆非中也惟祭祀養老孝養之時飲酒他時不得飲則不至于縱亦不至于拘此乃中德也自非觀省為遠慮安能如此縱飲一時而忘後患禁之太甚而難久行皆非永觀省也能如是則下文云云皆其効也○愚謂羞者之羞訓養羞饋祀之羞訓進不若孔注皆訓為進自介之介訓大與助皆未穩當介剛介以自守也當如介如石不以三公易其介之介自介以用逸則以介然自守之節操用之于歡然自逸之宴樂以介用逸非以逸為逸雖逸而不過矣豈至于縱酒哉此數句以稽中德為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于羞饋祀而非祀不飲逸必持之以介而非介不逸以此乃可為王正事

之臣中則無不正也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可充之為大德也德之一字為酒誥一篇之綱領譬之數千丈渾之一寸膠也前之德將無醉後之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前後互相照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

纂疏 真氏曰有司之不腆酒于天命何預乃以克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何也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酗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吳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愚按蔡訓棐徂本孔注然當闕疑三篇為武王書觀故我至于今克受殷命一句可以無疑矣上文言邦君以下用文王教故武王即以我受殷命承之若以為周公之言則是用文王教之下略無一字及武王周公敢自謂我克

受殷命邪我受殷命武王可自言周公不可言不待明者而後知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纂疏 唐孔氏曰周受命于殷無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陳氏大猷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王氏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事無小大之臣皆可稱也

○真氏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于敬舉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況荒耽于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幾也○愚謂上文言周受殷命故舉殷之以酒興亡以為戒此先言殷先王以不湎酒而興也廸畏以下數句與崇飲相反廸畏天民則常若上帝之臨汝常見小人之難保敢縱酒乎一縱酒則玩而不知畏天顯雖可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恤矣常其德持其哲則有守而不昏必不縱酒一縱酒則酗于酒德而所守變荒迷于酒而所見昏矣畏相棐恭不暇不逸則有敬畏無暇逸必不縱酒一縱酒則君臣淪胥醺酣之場而荒酖逸豫不暇顧矣商人以尚敬為法尚飲為戒曰畏曰恭皆尚敬之謂也尚敬則百善成尚飲則百邪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顯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纂疏

陳氏大猷曰越及也內服職內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服釆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居里者朝廷邦國君臣風化如此不敢者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縱之為亦不為也祗辟敬君也○陳氏經曰商先王以迪畏為心已之所行此畏子孫之所遵此畏羣臣之所効法無非此畏不惟王朝御事為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

居之百姓莫不然君臣上下内外無一不在敬畏中不惟不敢飲亦不暇飲所以不暇者何事上以輔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愚謂此一節當合上一節為一章言商先王之前後君臣内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為心故不暇湎酒而興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

速辜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祗保者惟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祼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酣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纂疏○蘇氏曰祗適也○愚謂此言紂以湎酒而亡欲康叔戒其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反以相應前曰祀茲酒此言弗惟德馨香祀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用于祭祀而惟用于羣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

喪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此曰天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介用逸繼曰不敢自逸此又曰不惟自息乃逸罔愛于殷惟逸自介用逸以介用逸也自息乃逸惟逸以逸為逸逸也使不以剛介之介訓之而但曰大曰助則與此所云逸者何以異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于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纂疏 愚謂此總結上文殷先王後嗣王兩章欲今日監之以起下章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

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勖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茲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茲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

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于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況毖于酒德也哉

纂疏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也用還他且如矧惟若疇止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夐出諸儒之表○王氏曰殷獻臣謂當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諸侯接於衛者服休以德為事謂在位者服采以事為事謂在職者戒康叔劼毖所賓所友所事之人相與以毖于酒○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故及侯甸男衛獻臣百宗工此周賢臣之致仕里居者○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此內史商故臣叔所當視為友者也○王氏炎曰

服休以德為事休德也作德日休是也服采以事為事采事也若予采是也○蘇氏曰酒非剛者不能制○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力時酒之為害深泛泛悠悠則不能制○愚謂剛制亦劼毖之意而用力加重焉亦自介意也此章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任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巳所檢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巳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纂疏 孔氏曰我其擇最重者而

殺之○劉氏貞曰此書不責商民之湎深而責在位之躬化自矧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等也使民為羣飲康叔以國君治之何所不可而何必歸于京師乎執歸于周恐叔之專殺予其殺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于嚴厲之言為一篇始終皆以在位者為言辭者盡以民言之過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纂疏董氏鼎曰殷臣湎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事時

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纂疏　呂氏曰明享彰明使享祿位示勸也○夏氏曰有此酒將以明潔為享祀用非為羣飲設也如文王誥庶邦謂祀茲酒也如此教之乃不用我教辭時則可與羣飲者同殺矣○愚謂有斯如左傳所謂君若待有寡君此三節若嚴刻而實無所不用其忠厚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纂疏　孔氏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湎于酒○唐孔氏曰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愚謂汝當常主于聽我毖慎之言也酒誥一篇終始以毖慎言始曰厥誥毖庶邦庶士將終曰劼毖殷獻臣篇終又曰汝典聽朕毖毖之一辭一篇三致意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訓云末八字恐有脫誤不若缺之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名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名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名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于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周屬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

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纂疏

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其後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缺之又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録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好者然無如才老此様處恰恰好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纂疏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家齊諸田楚昭屈景之屬左氏載封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至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疎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于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國君能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于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呂氏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愚謂邦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通上下之情其機括在大家得罪于大家巨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邦君一人公正之心能通乎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由之以通乎大家之

心則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無滞礙也必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毁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此章文多未詳

纂疏 書康誥梓材洛誥諸篇有不可曉者令人都强觧去伯恭亦是如此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如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愚案此一節自當闕之令姑采合諸説觧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臣者遂往效

君以欲勞逐與往日為姦宄者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為新羣臣逐亦見其君之事凡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畜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

令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纂疏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伯以維邦國立左右監自黄帝已然監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衛亦方伯連率故稱之為監　案陳說勝受畿内氏之說○呂氏曰效如效馬效羊致也致之之邦君○愚謂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又為司寇故命之多及于刑康誥于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云速由文王罰刑速由兹義率殺酒誥又懲羣飲而曰予其殺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梓材告戒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屢及于殺而或輕于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寛宥無刑辟為言仁哉武王其舜刑期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菑

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雘眣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纂疏

梓材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陳氏大猷曰敷閒壂也○爾雅田一歲曰菑菑始去草也周禮廣尺深尺曰甽○馬氏曰卑曰垣高曰墉○說文塈仰塗也○范寗曰茨茅蓋屋也○陳氏曰具粗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雘采色名有青有朱丹雘則朱色者　愚謂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驟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

佚亦盡用明德而視效于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于此

纂疏 唐孔氏曰夾者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夾音協○左氏以夾輔周室音甲○陳氏曰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愚謂自此以後朱子既以為他書錯簡誤綴在此則解説者不當復以為武王命康叔只云臣告君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纂疏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悦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悦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用德以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以引于前後以助于後不惟以

悦民心亦所以悦先王受命之心○愚案訓肆為今不若云肆故也遂也朱子謂為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肆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舊讀肆字連上句者尤非又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之間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懌迷民及用以懌受命亦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間乎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意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于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

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强釋難通獨吴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

纂疏愚謂曰萬年惟王若止于長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久安天下也意實公天下而非私于王家人臣祈天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此篇只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免穿鑿

書集傳纂疏卷四下